

这样一群人

柴韶华

有这样一群人,1965年,他们告别了白发的爹娘,辞别了心爱的妻子,吻别了可爱的孩子,带着男人的刚毅,背着行囊,来到了高阳。

他们用长满老茧的双手,挖出了百米的煤巷;他们用有力的臂膀,扛出了耀眼的乌金;他们用坚定的脚步,踩出了高阳煤矿1982年120万吨的产量。

他们,是我们的祖辈。

有这样一群人,1991年,他们接过了父辈手中的矿帽,把自己的理想和信念,注入了厚厚的煤层;把对父母的孝心,对妻子的思念,对孩子的牵挂装进了矿灯;他们把男人的责任牢牢系在腰间,带进了深深的井巷,带进了幽暗的地心深处。起起降降的矿车,来来往往的矿车,明明灭灭的头灯,他们像煤一样,燃烧着自己的青春。不负众望,2004年,高阳煤矿实现了300万吨改扩建。

他们,是我们的父辈。

有这样一群人,2011年,带着祖辈的期望,他们离开了书声琅琅的校园;背着父辈的嘱托,他们告别了华灯璀璨的都市。就是这一群群义

无反顾、勤劳憨厚的身影,让那107.9平方公里的井田上,生出了新的力量。

大型数字化采掘设备代替了手采肩扛;无处不在的监视探头代替了人工巡视;中远距离遥控代替了近距离操作。井下标准化,让安全隐患无所遁形;井上规范化,让矿山的面貌焕然一新。他们以顽强拼搏的实干精神为接下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,积蓄了力量。

他们,就是我们自己。

有一种精神,叫顽强拼搏;有一种品德,叫勤劳憨厚;有一种情怀,叫无私奉献。感念我们的祖辈,用他们勤劳的双手,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;感谢我们的父辈,用他们厚实的臂膀,为我们扛起了一片蓝天。

致敬我们的祖辈,我们将继续奋斗,在这片煤海上继续发光发热;请放心,我们的父辈,我们会继续坚守初心、履行使命,为建设“积极有为、安全高效、风清气正、和谐稳定”的一流现代化矿井贡献力量!

作者单位 高阳煤矿



爱从不缺席

马芸

王海青,山西焦煤汾西矿业水峪煤业钻探队职工。他,日夜守护患病的妻子,不离不弃,用内心的坚守兑现婚姻的承诺,用无微不至的照顾诠释着“丈夫”二字的内涵。他,细心照料生病的母亲,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“孝老爱亲”,用不离不弃的守候演绎着点点滴滴的亲情故事。

2013年,27岁的王海青和妻子步入幸福的婚姻殿堂,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。后来,两口之家变成一家四口,爱人独自一人带领两个孩子,为王海青一心扑在工作上解除了后顾之忧。那时,夫妻俩人注重工作、一人扶持家庭。虽然工作辛苦,但是一家人却生活得快乐。然天有不测风云,2020年国庆前夕,一晴天霹雳狠狠的打在了两人身上,妻子被确诊为乳腺癌,身为一家之主的他每晚愁得睡不着觉,可面对年迈的父母,年幼的两个孩子,他只能默默承受,他告诉自己:“无论再苦再难也一定要将妻子的病治好。”

“想起生病那会,如果没有他,我真的坚持不下来,也不会恢复的这么好。”妻子含着泪说。

手术、化疗、放疗费用需要花费几十万元,每月除了孩子的生活费外所剩无几,高昂的治疗费用对于这样的家庭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支出,他的妻子受不了这样的打击,对生活失去了信心,抱怨老天对她的不公,变得敏感、沉默寡言、脾气暴躁,无缘无故发脾气,每当这时候,他就耐心的给妻子疏导,生怕心情不好影响妻子的病情,坚定地告诉妻子:“老婆,咱们不能放弃,只要有一线希望,我们就要去争取,有你才是一个完整的家,没事,一切都有我。”

最让他心疼的,是看到妻子在医院里定时接受化疗的过程。化疗给身体带来的疼痛感,是常人难以想象的。由于药物刺激,病人全身会有刺痛的痛,有时甚至连脚都痛得无法正常活动。为了帮妻子缓解,他会在妻子做完化疗后,长时间地帮她按摩疼痛部位。按摩的时间长了,他的手和背都会酸痛。妻子看在眼里,疼在心里,总是劝丈夫休息一会儿,可是稍微活动一下身体后,王海青又开始

为她做按摩……

出院后,妻子的头发大把大把地掉,他陪着妻子去理发店剃光了头发。为了能时时刻刻观察到妻子的反应,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。每次陪妻子去检查,他都寸步不离地跟着,跑前跑后,仔细跟医生询问细节。经过八次化疗后效果很好,医生告诉他,妻子的病已得到良好控制,而且身体趋于稳定,她能坚持到现在,除了医院的合理治疗,跟病人的生活环境、心理状态和本身体质等各种因素都有很大关系。这一切功劳都归功于王海青。他说:“夫妻之间这都是应该的,如果换了我有病,妻子也会这样照顾我。”在王海青的言传身教下,两个儿子也渐渐懂事,也想方设法减轻爸爸的负担,学着帮妈妈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。

妻子的病情刚刚稳定下来,母亲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,去医院检查,又查出宫颈癌,这突如其来的变故,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。母亲年轻时为了生计,劳累过度本就落下许多病根,腰椎不好,心脏也不好,手术后就住进了ICU。他在病床前衣不解带地悉心照顾,为老人穿衣、洗漱、端屎端尿、洗衣铺床。他不怕累、不怕脏、不怕苦,毫不厌烦地照顾着老人。

母亲出院后,他每天都要去父母家转一圈,帮母亲收拾房间,陪着聊聊天,给母亲按摩疏通筋骨。大小事也让母亲随着性子来,从不惹母亲生气。老人年纪大了,时常担心自己年老体弱成为儿女们的包袱,性格难免有些古怪孤僻。他就尽量和老人多交谈,拉些家常里短。这三年来,他不仅要照顾妻子,奔波于医院和家之间,还要照顾好母亲和两个幼小的孩子,日子过得如此艰难,他一次又一次的告诉自己:“绝不能就这样放弃,为了母亲、妻子和孩子,我一定要坚持下去,也就是这个信念支撑着他扛起了生活的重担。”

不善言谈的王海青,面对别人的称赞,他总是腼腆的一笑,用自己一言一行诠释着一个孝顺的晚辈,一个暖心丈夫最无私的爱。

作者单位 水峪煤业

摆地摊

削皮刀

距离过春节没几天了,家里也收拾差不多了。望着角落里一大堆一大堆的“溢出品”,有平时不用的物品、有孩子不玩的玩具,怎样处理,成了问题,放着?占地方。扔了?又怪可惜的。

于是一家人商讨后,妻子决定让我带儿子一起去摆摊,把这些东西处理掉。

既然家里掌权的开口了,那就说干就干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摆摊,说不紧张是假的。要知道在平时,我可是要极了“面子”,从不做抛头露面的事,甚至认为上台唱歌是一件很“丢脸”的事。如今,又要摆摊,着实是一件比较大的挑战。以至于,我一路上,满脑子怎么办,怎么办?

冷静下来,我把摆摊的位置选在了小区的大门口。因为小区出出进进的人都是要经过那里的。脑子一片空白的我将床单折叠铺成合适的大小,在床单上一件一件地将袋子里要出售的物品摆放好。

起身后,环顾一周,突然感觉,紧张感逐渐消失。甚至,吆喝的词句,开始在脑海滚动起来。

“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。”我一咬牙,心一横,吆喝了起来“全场五元、十元,便宜处理了。”

摆的东西,虽然都是用过的,玩过的,但都是好的,有的买时五十元、上百元的,此时,也都五元、十元的处理了。

此时临近中午,人们出来买菜的、下班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

我的感觉开始渐入佳境,反而是五岁的儿子躲在我的身后,小声地和我说:“爸爸,我害怕呢!”

“不怕,爸爸在呢!”我用手扑弄了一下儿

子的头,鼓励道。路过的人,开始有不少在我面前驻足询问。

很快,第一件物品被卖了出去,是孩子玩的汽车模拟驾驶器,那种上了电池,会声光显示的玩具,十元钱卖出。

然后是第二件、第三件,因为便宜,路过带孩子的也多,我卖出的物品越来越多。

不知不觉,儿子也有模有样地学了起来,稚声稚气地叫着:“全场五元、十元处理了,快来看看啊!”然后望向我,满面灿烂地笑了起来,我给他树了大拇指,一个大大的赞“真棒,继续。”

顾客很多,有很痛快的、有会讨价还价的、也会有给我出些难题的。

但其中有一位中年男人,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,他不像其他顾客那般直接走过来,而是在远处徘徊,然后慢慢靠近,他穿着有些脏旧的工服,头发杂乱,双目略显无神,最后怯怯地走到我身旁,很低的声音问我“多少钱?”

我看了看他,“价格都不一样的,有五元的,有十元的,你看上那件了,我拿给你?”我向他询问道。

只见他用很粗糙的大手从兜里掏出一卷零钱,大概十几元钱,最大面额的是一张五元钱,其余都是一元一元的零钱。看到他手掌深深的褶皱里、指甲缝里面浸满了灰,我断定他应该是附近工地里的农民工。

他慢慢地抽出了五张一元钱给了我,转身走了。望着他走远的背影,我又在想,“为什么不能给了他呢,还要收他的钱?”

中午了,妻子打来电话“辛苦了,回来吃饭吧!”我看着卖了一多半的货摊,心中满足地应声“好,这就回。”

“儿子,我们收摊了,回家,吃饭。”看着儿子开心地笑着,心想,这次摆摊,是我和儿子一次共同成长的经历,也让我体验了一把小商贩的瘾。

作者单位 曙光煤矿

画春天

李博

微风吹拂在我的衣角
看柳梢挂着明的月亮
心中的梦想飘荡
憧憬中吐露着阵阵花香

这是一幅多么美的画卷
这是我们希望中的春天
屋檐下依然是那双飞鸟
诉说着蜜语甜言

细雨浸湿了红的桃花
听蛙鸣叫醒我的梦想
告别冬天的荒凉
迎来第一抹温暖的阳光

这是一首多动情的诗篇
这是我描绘的爱的春天
麦田里孩子们多么喜悦
笑着唱着画的春天

作者单位 洗煤厂